



老李和小李

■王红丽

老李是个头脑灵活又很能干的人,他和妻子在城市最热闹的地方开了个小吃店,每天早出晚归、迎来送往的,小店的生意还算不错,虽然辛苦一些,却也是乐在其中,美中不足的是没有多少时间照顾儿子小李。刚几岁的小李正是到处搞破坏的年龄,老李总是被小李的恶作剧搞得焦头烂额。后来老李想了个办法,他找来两个纸盒子,其中一个里面装上红豆和绿豆,让小李坐在一张闲置的桌子前把它们分别装到两个盒子里,分好以后就会给小李一些零钱,让他到附近去买水煎包吃。

二十年过去了,老李家的小吃店已经发展成了几间房子的大饭店,由于菜品质优价廉,待客热情周到,每到吃饭时间都要迎送好几拨顾客。而小李也已经大学毕业,长成了一个高大帅气的小伙子,他的就业之路,也成了他们家当前的主要话题。

这天晚上饭店收工时,老李对小李说:“儿子,你看咱们饭店的生意还行,干脆就在饭店帮帮老爸吧!”小李说:“我如果就窝在这个小饭店里,那我的大学不是白上了吗?我总要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,长点见识吧!”老李的声音抬高了些说:“这个饭店早晚都是你的,你现在不学着经营,将来怎么让我放心交到你手里。”小李也急了:“我不接,爱交给谁交给谁去,成天就是买菜做饭,有个什么劲!”说完就摔门而去,留下了愣在那里的老李,气得说不出话来。

后来,小李打点行装去了南方,拗不过儿子的老李虽然心里不乐意,但也只能由着他去。得了自由的小李虽然刚去的时候人生地不熟,也吃了不少苦,可是因为是自己选择的路,倒也无怨无悔,乐此不疲。后来凭着遗传老李吃苦耐劳的精神,倒也闯出

了一片小天地。

十几年后的一天,从南方回家探亲的小李来到父亲的饭店里临时帮忙。8点多的时候,老李从菜市场买菜回来,小李连忙迎出去,这时,老李从车上搬一箱青菜下来,由于动作太快,没有站稳,身子趔趄了一下,一箱青菜重重地摔到了地上。小李慌忙去扶他……近距离的接触中,小李才发现父亲的脸上已经布满了皱纹,头发都已花白,失去了光泽。他不由得一阵心酸,原来父亲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走向了衰老……

于是,小李决定从南方回来,正式接手父亲的饭店,让父亲歇息下来,颐养晚年。当他把这个消息告诉老李的时候,老李高兴坏了,欣慰自己多年的心愿终于得以实现。

又过了十多年,老李家的饭店在小李的用心经营下越做越大,已经陆续开了好几家分店。小李母亲去世后,老李的身体也大不如前,后来老李就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,生活不能够自理,也认不清谁是谁了。小李不放心老李一个人在家,于是,他每天都把父亲带到饭店里,找一张闲置的餐桌,桌上放两个盒子,其中一个里面装上红豆和绿豆,让父亲把它们分别装到两个盒子里,分好以后就会给父亲一些零钱,让父亲到附近去买水煎包吃。

这天,老李从外面买了水煎包后并没有吃,而是揣进了衣兜里。小李看到后连忙走过去从老李兜里掏出油乎乎的水煎包,并问他为什么不吃?老李含混不清地说:“儿子在家还没有吃饭,我要带回去给他吃。”小李听后心里一阵温暖和感动,他望着已经认不出自己的父亲,充满了疼惜和不舍。

寻找

■李惊云

越过繁华
寻找山和水的清雅
夕阳西下
回眸海鸥的翅膀
翻起层层沙
清风自远方来
水浪轻轻拍打
你站在山水之间
把美丽静止在一瞬间

浪迹天涯
问明月千百遍
渴望片言只语的回答
寄身云雾
疲惫的路总在脚下
有时会泪如雨下
那一刻也会感动自己
忍不住问出了声
心 何时回家

提篮拾落叶的岁月

■尚纯江

清晨,打开房门,伸伸懒腰,走进院子,白头翁和不知名的鸟儿在柿树上叽叽喳喳地叫着。黄色的樱桃叶和殷红的柿叶落满了院子。一片片落叶上,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白霜。绿油油的柿叶一夜之间变成了殷红色,柿子挂在枝头,也变成了一盏盏鲜艳的红灯笼。我知道,昨夜里下了苦霜,这时节,只有下了苦霜,树叶才会一夜变色。望着落叶,我不禁回想起过去,想起在深秋时节扫树叶的场景。

秋天,凌晨。一牙弯月还挂在天上,北斗星还在浩瀚的夜空中一眨一眨地闪着眼睛,我和大姐、二哥、弟弟都被父亲叫起了床:“昨天夜里下苦霜了,赶紧起床拾树叶去!”我们慌忙穿上衣服,走出院子。

我和大姐、二哥、弟弟把扫帚、篮子放在架子车上,在朦胧的月光中深一脚浅一脚地出发了。村里静悄悄的,一片沉寂,偶尔会听到一两声狗叫和公鸡打鸣的声音。我想,这次我们起得比别人早,肯定会扫到很多树叶。

来到村街上,才发现有人比我们起得更早。星光里,深秋的寒风把泡桐树、杨树、柳树的叶子一片片扯下来, 抛在地面上,又随风卷来卷去。

我们加快了步伐,要赶到前面去,不然,树叶都被扫光了。树叶,是我们农村人烧锅做饭的燃料,那年头,不只是粮食紧张,做饭用的树叶也很紧张。勤快的人家,会在秋天里积攒足够的树叶,只有积攒了足够的树叶,才能放心过冬。

我们走了足有半里地,才发现前面的泡桐树、柳树、杨树叶落满了地。我和大姐、二哥、弟弟

赶快从架子车上把扫帚拿在手里,扫起树叶来。

村里鸡鸣狗叫的声音一声声响起。大路上、小路上、大垄沟上、田野间的树下,渐渐都有了人,人们挥动着扫帚,都在扫树叶。东边的天际刚刚亮起鱼肚白,所有的树下,都堆起了一堆堆的落叶。人们停止了清扫,开始把树叶装上架子车,或大囤篮子,一车子一篮子地把落叶拉回家。

那时,每天放学了,我都会放下书包,提起篮子,拿上一根竹尖子,在村道上、旷野里,在一棵棵树下,苦苦寻觅一枚枚落下的树叶,还有树叶的叶梗子。把它们捡起来,放进篮子里,回到家里,倒在柴火堆里,然后填进灶膛,变成升腾在厨房顶上的一缕缕炊烟。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这种生活伴随了我的童年、少年,直到我参加高考,考上卫校,走进城市。

记得有一年秋天,阴雨连绵,淅淅沥沥的秋雨一连下了半个月,捡的树叶都被雨水打湿了,做饭都成了问题,我只好去生产队里的麦秸垛上掏麦秸。生产队里的饲养员说:“如果没有了这些牲口吃的麦秸,你烧气去?”还别说,最后还真烧上气了。没过多久,生产队里建沼气池,宝哥家作为试点挖了一个沼气池。大家看见沼气灶燃起了蓝色火苗,沼气灯像电灯一样照亮了整个房间。宝哥说:“这年月,真是说啥就有啥,你说烧气,这不是烧上气了吗?”

如今,电磁炉、微波炉、天然气灶已经普及。看着这日新月异的变化,想起过去那些陈年往事,会让人唏嘘不止、感慨万千。